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七星级生活

赵 乙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七星级生活

赵 乙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星级生活/赵乙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774-9

I. ①七…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5316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邢嘉懿第一次见到新书记陆振秋，是在孟书记的办公室里，在党群机关全体人员会上。

“这是我的最后一班岗。”孟书记对全体党群的人说。有点故作轻松故作幽默的口气。

新书记陆振秋坐在孟书记旁边的沙发上。

孟书记的办公室很大很气派，铺着纯毛地毯，四周摆着豪华的真皮沙发，栗色的老板桌赶角放在对着门的位置，再瘦小的人比如孟书记坐在这张桌子的后面也会显得威严无比。

邢嘉懿坐在门边的沙发上。马虹已经往里面坐了。

孟书记先介绍了陆振秋。他说：“这位就是咱们省局新来的陆振秋书记。”在座的大多数，组织部宋部长、宣传部刘部长、宣传部马虹副部长、工会办公室王主任、纪委办公室主任，都已经在昨天的副处以上干部参加的宣布任命会上见到了陆振秋。这边的工会主席车明到C省局任党委书记，C省局纪委书记陆振秋来这边任党委书记。这个省局是A省局。管理局年初的工作计划中就有干部交流这一项，落实到了五十岁的陆振秋头上。

陆振秋差不多和孟书记一样身高。不同的是陆振秋是个胖子，戴着厚厚的无边近视眼镜，穿着白色半袖衬衫和藏蓝色裤子，宽宽胖胖的脸膛看起来一脸官气，很有派头，至少给邢嘉懿的感觉是这样。陆振秋的名字邢嘉懿早就知道，她刚上班的时候，为了能在《民用航空报》上发稿，连续很长一段时间认真研究发在《民用航空报》上的每一篇稿子。陆振秋是个高产的“特约记者”，长至三四千字，短至豆腐块，新闻、通讯、杂谈、理论文章，什么都写，有时候一张报纸上会有他的好几篇文章。写得多了，难免老生常谈，所以邢嘉懿对他文章的水平感觉一般，没什么特殊的印象。但对陆振秋这个名字印象深刻，很俗很老气横秋的一个名字。她注意到这个名字以后不久，就听刘部长说C省局陆振秋由宣传部部长提拔为纪委书记了，以后就很少在《民用航空报》看到他的文章了。邢嘉懿曾经和刘

部长探讨过这个问题，刘部长说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必要写了，文字能力的作用已经差不多发挥到极限了；二是官当到一定层次就没有自由了，得注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小打小闹的文章就更不能写了，一个局级干部今天发个豆腐块，明天发个臭豆腐块，影响个人形象不说，也影响单位形象啊。

邢嘉懿觉得陆振秋本人形象比他的名字和文章脱俗、顺眼多了。

介绍完了陆振秋，孟书记开始按座位顺序介绍下属。这些人都将在陆振秋手下工作，直接归陆振秋管辖，换句话说，这些人的命运将在一定时间内掌握在这个C省来的领导手里。所以被介绍到的人都是一副尊敬和友好的表情，隐藏着讨好的成分，其他的人则在抓紧时间观察分析新来书记的一言一行。

陆振秋也在观察，用心程度不亚于这些等待提拔的党群新部下。他得知道每个人的实际能力，得知道谁能完成工作，得知道谁能死心塌地地帮他工作，得知道通过谁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等等等等，尤其其他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大家注意到在这次见面会上有两个人引起了新来书记的注意。一个是马虹。孟书记介绍说：“马虹，宣传部副部长，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是省局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几个月前和财务处的一个研究生一起被破格提拔。”陆振秋说好，破格提拔是留住人才的好办法。

另一个是邢嘉懿。陆振秋注意到邢嘉懿的神情与众不同。也是尊敬与友好的表情，但是没有讨好的成分，有些无欲而刚。孟书记说：“这是邢嘉懿，宣传部主任科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一直在宣传部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宋海涛来了以后，她开始负责对内教育。”凭着多年的经验，陆振秋已经把邢嘉懿的与众不同看得差不多。他不相信有谁会对权力以及利益没有兴趣。“小邢哪年毕业的？”陆振秋问。人到了一定位置说话就不用有那么多顾及。但他也只问了这么一句。邢嘉懿已经工作了七年，北京大学毕业生七年才主任科员，在哪个机关都慢了点，别说在这个政企合一的单位里。

邢嘉懿也注意到了陆振秋对她的注意。官当得越大越不随便说话，尤其在这种正式的场合，每一句话都是有目的的。一个混到局级干部的

人，再没水平也能控制住自己的嘴巴。

陆振秋在和党群人员见面会上的正式发言非常简短，但非常让人难忘：我就说两句，第一，希望大家能像支持孟书记那样来支持我的工作；第二，我把大家各方面的进步作为衡量自己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之一。

第一点是老生常谈，司空见惯。第二点却有点儿震耳朵。在座的人，包括组织部宋部长和宣传部刘部长在内，以及工会、纪委的处级干部，甚至包括孟书记和新来的陆书记在内，都是深刻体会过官场的无奈滋味的，哪怕你是个贯世之才，你的命运也是掌握在一两个人手里，何况还没谁是贯世之才。每个在机关工作的人都会有晋升的欲望。成就感（对有的人来说是面子）和待遇是同等重要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经历过端茶倒水、察言观色、字斟句酌、明枪暗剑、等待、失落、站错队跟错人、不知如何是好以及彻夜难眠，领导是这一切感觉的缔造者。摊上个为手下着想的好领导，可说是件三生有幸的事。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句理想人生的顺口溜也把好领导作为重要一条：好身体、好工作、好家庭、好领导。

陆振秋说了大家最愿意听的话。

后来，邢嘉懿对陆振秋谈起他的开场白，说同志们没有鼓起掌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是个被折磨得变态了的人群，除了官场以外的其他人群，都会用热烈的掌声对你的讲话表示赞美的。

陆振秋说也许只有你能够欣赏。有你欣赏就足够了。

02

邢嘉懿第一次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天真，是在陆振秋书记来之前，马虹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

那天，刘部长告诉邢嘉懿说马虹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邢嘉懿很有些面无表情。

“局里破格提拔了两个研究生。”刘部长坐在邢嘉懿的对面、马虹的位子上，看着邢嘉懿的脸斟酌着说。马虹被他派去参加省环保局“提倡绿色文明，创建绿色家园”的协调会了。

“啊。”邢嘉懿就对刘部长回答了这么一个字，没问具体情况。

卫生所是个消息灵通的地方，有人戏称之为新闻发布中心。卫生所医生孙萍三天前就往邢嘉懿家里打电话：

“马虹被提为副部长了？”

“你说啥？！”

邢嘉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孙萍也没法相信邢嘉懿还一点儿不知道。

“我听说破格提拔了两个研究生，除了马虹，还有财务处的王冰，大家都说他是借了马虹的光。”孙萍还告诉邢嘉懿，据说这批机关提起来六七个呢，卫生所的人都问邢嘉懿当啥了。

邢嘉懿看了刘部长一眼。刘部长正观察她的表情。邢嘉懿咬紧着牙关毅然决然地垂下了眼睑，看着桌面。一言不发。

“马虹可能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刘部长说。

邢嘉懿没有接话，沉默着，强忍着愤怒。

早晨在电梯上，人劳处的小许就和王冰开玩笑，说不请客今天不下令。马虹的令虽然归组织部下，但同一批干部，下令的时间应该一致。而刘部长等到下令了众所周知了才来和自己说。

“王冰被任命为财务处副处长。”刘部长继续说。

邢嘉懿继续面无表情。刘部长的话本来已经属于没有意义，现在就更加没有意义。

电话铃突然响起来。

是在电视台工作的一个高中同学打来的，问邢嘉懿忙不忙，要和她聊天。

“不忙，你说吧。”邢嘉懿连看都没看刘部长一眼。

刘部长坐了一会儿，感受着邢嘉懿的不满意和不成熟。恰巧人劳处的小许过来发文件，刘部长接过文件看了看，是新提拔的副处级干部的聘任件，小许把组织部出的文件也一起发了，和已经知道的没有什么出入，他看完以后把文件放在邢嘉懿面前就起身回了自己的办公室。邢嘉懿的不成熟救了他。他确实对继续和邢嘉懿再谈什么感到头痛，她是个聪明人，何况无论如何也二十九三十岁了，也工作了七年，什么不懂，除非你能帮她，否则说什么都是空的。

刘部长一出去，邢嘉懿就中止了和同学的聊天。有些颤抖地拿起刘部长递过来的文件，的确和自己资历相同的人都提了，马虹的是“关于马虹同志的任职通知——航站、局直各党委：经省局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马虹同志为省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任期至2003年12月31日”。将近三年。落款日期上醒目地盖着省局党委的红章。

每一个字都使邢嘉懿感到失落、刺痛、心如刀绞。正式文件下来之前，她还抱有一线希望，或者马虹的事是谣传，或者自己也在下基层提拔之列，但是两个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她突然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天真。

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刘婷婷，确切地说，今天刚上任的新办公室副主任刘婷婷推门进来还《新华文摘》。

“我看见《不是不能不五脏俱全》了，真挺好。”刘婷婷看着邢嘉懿桌子上的文件和邢嘉懿的脸色说。

“我看见这个了，恭喜你。”邢嘉懿把刘婷婷的任命文件拿到上面。刘婷婷和邢嘉懿一批分到省局，都是北京大学毕业，邢嘉懿中文系，刘婷婷历史系，文字都很厉害，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得都很好，甚至有人说下两届省局的党政一把手整不好都是女的。但两个人并不是朋友，都太强了。邢嘉懿对刘婷婷的印象不怎么好，典型的政客，看出现在局长徐峰对马虹好，在马虹面前很注意和邢嘉懿保持距离。

听见邢嘉懿这么说，刘婷婷笑了笑。两个人再无话可说，都有些不自然。

办公室的男秘书喊刘婷婷接电话。

刘婷婷出去以后，邢嘉懿把任命文件放在马虹的桌子上。刘婷婷观察的表情使邢嘉懿感到很不舒服。

邢嘉懿把早晨上班时顺便拿上来的报纸摆在自己面前。最上面的一张是《民用航空报》，自己的大名赫然印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不是不能不五脏俱全》，三千多字，编辑几乎一个字也没有删。写的是A省局大刀阔斧对后勤进行改革的纪实，还配发了导读：A省局的做法为民航后勤改革探索了一条路子……

《民用航空报》改版半年来，很少有省局级的文章能发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即使管理局级的，在头版头条发这么长的篇幅也是屈指可数。就是

改版前，发个头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滨江机场创建文明机场的时候，邢嘉懿刚刚从北京大学分到宣传部来，刘部长写的创建文明机场纪实《塑造文明空港》，奉林局长和孟书记之命亲自去北京给报社送稿，给编辑部带去了好几箱子上等木耳，才发了个头版头条。

想到这些，邢嘉懿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她急忙起身把门反锁上。

锁上门以后，泪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特别失败的感觉。

七年执著的努力，十四本厚厚的剪贴本，从A省局的安全到生产到经营到管理，她全写遍了。不这么努力也许会好得多，至少不会引起没写到领导的不满，至少不会如此伤心。眼前这篇《不是不能不五脏俱全》，有六处提到了徐局长的大名，邢嘉懿突然觉得真是个巨大讽刺。

她流着泪把报纸撕得粉碎扔进纸篓里以后，对人生产生了新的想法。

“刘部长，我想休职工假。”半小时后，邢嘉懿把休假申请递给刘部长。

她的声音平静如水。打开自己的办公室门之前，她先照了照镜子，虽然刚刚泪流满面，但镜子里却已经是她人生中最平静的表情。

刘部长有些吃惊。未等他开口，邢嘉懿又继续说：“就我现在这种状态，在单位也什么都写不出来，还不如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声音里有一点很自然的自嘲的笑意。

“如果你考虑好了，那就休吧。”刘部长说。

“从现在开始吧。”邢嘉懿又轻声但不容置疑地说。

刘部长看了她一眼。他感觉到了她的变化。

“行。”刘部长也肯定而简单。

03

休完一周职工假上班的第一天，机关里每一个见到邢嘉懿的人都注意到了她至少在着装上的变化。

邢嘉懿穿了条乳白色纯棉宽松长裙，一件黑色高领无袖的纯棉针织紧身套头衫。而平素邢嘉懿从来都是穿职业套装的。这两件衣服是休假的时候她在远大购物中心买的。她还买了条军绿色纯棉宽松长裤，和一

件白色T恤。都是她一向喜欢的风格,但是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穿了。机关是个必须得讲究分寸的地方,包括穿着打扮的分寸,要得体,颜色不能穿得太艳,艳了显得没文化。次数不能换得太频,频了显得不稳重。甚至档次也有分寸。

早晨出门前,邢嘉懿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了好几遍,对自己的前后左右都非常满意。高至下颔的领子使她端庄得像个贵妇人,而裸露着的洁白的胳膊又使她充满性感。她对自己的胳膊像对自己的脸蛋那么满意,洁净,肉感而不蠢笨。

下了公共汽车,就看见了单位天蓝色的办公楼,还看见走在前方一百米远的穿着灰色套裙的刘婷婷。虽然只休了一个星期,邢嘉懿却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她看了看表,还差二十多分钟八点,她往单位相反的方向散了十分钟步。她早来晚走了七年,察言观色了七年,尽心尽力了七年,谨小慎微了七年,却没有起到一点作用,现在就更加没有意义。还不如在室外散散步,还有利于身体健康。在那个悲痛欲绝的上午,那个撕碎自己大作的时刻,泪流满面的邢嘉懿被折磨成了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官场是最黑暗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在这里工作能力和工作表现的决定作用占不到十分之一,古人讲“朝里有人好做官”,今人讲“以人为本”。否则干工作累死了,领导为了推托责任,十有八九会给你戴上“蛮干,不讲方法”的大帽子。

差两分钟八点,散了步的邢嘉懿信步走进办公楼。她才发现踩点儿上班的人还不止她自己,她乘的电梯里就六个,不知道她后面还会有。她想这些人都是聪明人。

刘部长办公室的门开着。一下电梯,邢嘉懿就听见了已经听了七年再熟悉不过的刘部长打喷嚏的声音。刘部长是个鼻炎患者,每天十点以前都须在打喷嚏中度过。

“刘部长,我上班了。”邢嘉懿先到刘部长那里报了到。

刘部长注意到了邢嘉懿着装上的变化。

“休得怎么样?”他很客气地问。

“还行。”邢嘉懿想说挺好,但却抑制了。从此任何话她都不会再和他多说。尤其实话。自己对刘部长尽到了一个下属的责任,而刘部长却没

有尽到一个领导的责任,不管有没有实际作用,态度也能说明问题。

刘部长是还想再聊几句的态度,邢嘉懿的淑女打扮也使他眼前一亮。但是邢嘉懿已经毅然决然地转身出去了。

桌子上一层灰尘,马虹已经搬到了邢嘉懿隔壁的办公室,是原来后勤处处长的办公室,后勤处的几个处领导搬到家属院区办公去了。这也应该是徐局长为马虹特意费的心思吧。

邢嘉懿擦了一遍桌子和地。擦到门口她就嘎然而止了,走廊她连一寸都没擦。她已经义务擦了七年的走廊,但是也没擦明白。

“上班啦。”邢嘉懿刚擦完地,马虹就走进来,到文件柜里翻了一份文件。马虹没有像刘部长那么不知趣地嘘寒问暖。

“搬走啦。”邢嘉懿也大方但简单地说。

马虹找完文件就走了。

邢嘉懿翻了翻剪贴本,有一份新稿子,是后勤处的一个篆刻爱好者的篆刻,被刘部长剪下来充数。刘部长的原则有两条,一是只要和 A 省局有关的,不管是不是 A 省局的人写的;二是只要作者是 A 省局的人,不管内容是不是和 A 省局有关。第一条说得过去,第二条则是不折不扣的滥竽充数,用刘部长的话讲叫“沾边就赖”,邢嘉懿从来不好意思这么做,刘部长这么做她也没办法,有时候她看到省局职工写的对联、狗尾续貂一类的东西,甚至把报纸藏起来不让刘部长看到。但以后她再也不会这么做了。认真负责没有什么用处。

十点的时候,刘部长过来对邢嘉懿说咱们又要了一个学新闻的研究生,下星期上班。刘部长说完以后,邢嘉懿说,啊。刘部长见她没再问别的,又说了一句,是个男的。邢嘉懿回答说,咱们应该要个男的。刘部长又说滨江航空公司搞活动,请张群芳来采访,咱们今天晚上请她在民航大厦吃顿饭,还请了几个记者、李部长和谭清清,你把孩子安排好。几个记者是指当地媒体的记者。

李部长和谭清清是滨江航空公司宣传部的。滨江航空公司以前和 A 省局是一家,李部长和刘部长曾经都是政治处的干事,九二年民航体制改革的时候,分成了航空公司和省局两大部分。虽然分家了,但无论高层和中层,交往还都很多。《民用航空报》每次来人的时候,两面的宣传部都会

轮流安排,并且带上对方宣传部的人。互相给面子,互相创造机会,反正也不用个人掏腰包。谭清清一直在滨江航空公司宣传部分工对外宣传,与邢嘉懿是同行,两个人同岁,每年的几次见面差不多都是在饭桌上,表面相处得很和谐。但谭清清已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被提拔为滨江航空公司宣传部副部长。

“还订巴黎厅?”邢嘉懿问。

几年来,《民用航空报》来人或者请当地的媒体记者,一直是邢嘉懿负责安排,预订饭店,给客人安排住宿,陪客人逛街。所以邢嘉懿习惯性地问了订房间的事。

刘部长一边翻桌上的报纸一边说:“房间马虹已经订完了。”

邢嘉懿很自然地说了声:“啊。”她没再问记者都请谁了。一方面她已经决定要改变形象,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她发现了变化——房间由马虹订了。而从前是刘部长偶尔才让马虹去参加一次。邢嘉懿和马虹的分工很明确,邢嘉懿负责外宣,马虹负责内宣,两个人几乎井水不犯河水。

今天的变化不知道是马虹身为副部长主动抢的,还是刘部长考虑到班子的配合问题而做出的改变。几小时以后,邢嘉懿认识到实际情况要比这两点复杂得多。

04

马虹笑容可掬。

刘部长做了开场白,提议大家举了第一次杯以后,马虹立即招手叫服务员把大家的酒倒满,然后端着杯站起来说:“我敬大家一杯!首先欢迎群芳来滨江,第二感谢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们共进晚餐。咱们都干了吧。”说罢马虹从张群芳开始和大家依次碰杯,到邢嘉懿的时候,马虹特意说了一句:“来,嘉懿。”碰杯完毕,马虹说:“我先干为敬。”然后把一杯啤酒一饮而尽。地方媒体的记者们喝酒从来都很爽快。刘部长酒量不大,所以敬酒的风格从来是喝多少随意,晨报的新闻部主任郭成海不止一次和刘部长开玩笑:“刘部长,再破费你一杯。”然后再对大家说:“干一个!”所以马虹的提议记者们都大力支持。纷纷把杯子喝空了。地方媒体

记者的反应在邢嘉懿预料之中，她没想到的是经常为了一口酒都要耍赖的张群芳和谭清清也一饮而尽，并且向马虹示意了空杯。一不小心邢嘉懿成了最后一个杯里还有酒的人，市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林志勃快言快语地说：“主动点主动点！”

邢嘉懿说：“我收秋。”

马虹说：“我们这叫有始有终。”

菜很丰盛，有鳊鱼有醉虾还有螃蟹。以往只有在局领导们出面请记者的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档次。局里对招待费使用有明确的规定，什么级别的人花多少钱，多少人花多少钱，包括作陪人数都有限制，必须得详细填写招待单，由本部门领导、接待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层层签字，徐局长还会经常抽查。但刘部长在作陪人数上争取到了一定的自由，宣传部趁来客人之际，顺便请请地方记者，喝几杯，联络联络感情，是很正常的，不能只在年底请那么一次，就像不能一年只发一个稿。但档次上一般情况下都严格遵守着规定，局里明文规定各单位因工作需要必须请客人吃饭、住宿时，只能安排在民航大厦，吃了什么喝了什么都有原始记录，都是一个单位，谁也不方便在这件事上做手脚。所以，一般情况下，《民用航空报》或者其他省市民航单位宣传部来人时，几乎都以吃地方菜和土特产为主，山林鸡，山野菜，一桌下来两三百块钱，最多三四百块钱。

今天这一桌，没一千块钱是下不来的，那一大盘螃蟹就得五六百块钱。一斤醉虾一百六，一条鳊鱼九十八。

是马虹做的主。

马虹穿着一套滕氏牌子的浅咖啡色套裙，质地很好，但是稍有些肥，她要买小一号的会更好看些，会更能显出她的女性美。但马虹从来不这么做。她从来不穿过分显体形的衣服。她的长头发很简单地系在后面。就和她做人一样，多数时候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

但是这一天，在刘部长和邢嘉懿的眼里，马虹像变了个人。

每当新的客人来到，她都会立刻起身打招呼，问怎么过来的，路上堵不堵车等，人到的差不多了，刘部长张罗就座。大家都客气着让别人坐对着门的中间座，马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群芳坐吧，我们今天都借你光了。”

然后马虹把菜谱递给张群芳：“一人点一个，完不成任务罚一杯酒。”

刘部长说：“还没点菜呢?!”

马虹落落大方地说：“我点了四个。我和群芳以及其他各位以前接触不多，不知道大家爱吃什么，没敢都点。”丝毫也没把点菜点晚了当回事。

张群芳看了看菜谱说：“我还来你们那个宽粉条炖山林鸡和蘑菇。”然后把菜谱递给了身边的刘部长。

刘部长递给滨江航空公司的李部长。

李部长说：“你准备比我们多喝一杯酒?”

刘部长说：“我们宣传部统一点完了。”

马虹说：“对，我们都超额完成任务了。”

当服务员用直径半米的大盘子端上来十个清蒸大闸蟹时，邢嘉懿注意到刘部长脸上一闪而过的吃惊神情。不仅刘部长，这么一大盘螃蟹引起了在座每一个人的注意。虽说搞新闻是见多识广的工作，大家也都混的说得过去，不说饭局等身，起码饭局不断，但在这个不产螃蟹的城市里请别人吃大闸蟹不是有事求人，就是中了体育彩票。用半米的大盘子往上端螃蟹就更不多见，一般是每人半只，切开以后端上来。

刘部长无论如何也是个虚岁五十四的人了，当大家在思索这一大盘螃蟹的价钱时，他举起了酒杯。马虹参加工作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一直在机关，尤其她负责内宣这一摊，宣传部负责这一摊的人历来相当于宣传部长的秘书，所有的文件都从她手里经过，都在她那里保存。她不会不知道局里的规定。何况，在一起工作几年来，刘部长早发现了马虹虽然表面上普普通通，对谁都客客气气，非常谦虚谨慎，但实际上很成熟，每一种分寸都掌握得极其到位。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底，没准还是受了高人的指点。想到这些，刘部长立刻释然了。何况，她已经是副部长了，已经可以独立承担一定责任了。

“上来四个菜了，咱们可以开始了吧。”刘部长说。不再思索有关螃蟹的问题。

大家对他的幽默给予捧场的笑声。

以往，刘部长提议完了，提议第二杯的权力是滨江航空公司李部长的。但没等李部长说话，马虹就当仁不让地举起杯来提议。她要让大家

首先认识认识她。

其实，李部长和谭清清早就知道了 A 省局宣传部的变化，他们不仅知道马虹当上了宣传部副部长，还知道马虹是徐局长的大红人。张群芳也在来滨江的当天就听谭清清说了。在此之前，他们都以为如果 A 省局宣传部设副部长编制的话，人选无疑是邢嘉懿，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马虹来。而且，不论哪一方面，都是底气十足。哲学系毕业的研究生，一米七十胖瘦适中的身材，端庄的脸庞，局长的红人。

所以这一天的聚会开始的时候气氛有些一本正经。不论 A 省局还是滨江航空公司，都比较注意和地方媒体的关系，当然，地方媒体也比较在意和两个民航单位的关系，批张免费机票、免次机场建设费、进隔离区接送个人什么的。所以已经融洽到了双方都把腐蚀拉拢当成了朋友聚会。甚至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圈子，省市几个主要媒体的新闻部主任和跑线记者，刘部长和李部长，邢嘉懿和谭清清。甚至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风格，讲黄色段子，泡谭清清和魏小菲。魏小菲是省报的皮肤雪白的跑民航线女记者。

马虹敬完酒以后，出现了冷场。邢嘉懿知道李部长是不会打破僵局的。因为马虹打破了规矩，没把他放在眼里。她猜想马虹该给大家夹螃蟹了。今天马虹明摆着是借请张群芳之际，用糖衣炮弹在新闻界打开局面，树立自己的威信的。威信没树立起来，先得罪了人，她果真给大家夹螃蟹的话，那么她就输了第一个回合。别看这些人嘻嘻哈哈，一句正经嗑没有，但都搞了这么多年新闻工作，每个人都堪称火眼金睛，对一件事情一打眼就差不多可以定性了。

“咱们趁着热乎先把螃蟹吃了吧。”刘部长起身给大家分螃蟹。分到马虹的时候，马虹客气说：“刘部长您吃这个，我自己来。”刘部长却执意地给马虹夹了一个。马虹没有对刘部长说谢谢，除了正常的尊重以外，没有任何表示感激的行为和神情。但刘部长知道马虹的感激在心底。表面上是他在帮马虹，实际上是在帮自己。自己以后在单位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徐局长手里，不如说是掌握在马虹手里。如果马虹在宣传部不开心，不顺利，徐局长首先会拿刘部长问罪。这是常识。

吃完了螃蟹，邢嘉懿觉得再等下去被动的就不是马虹，而是自己了。

她举起杯对张群芳说：“群芳，我敬你。咱俩随意喝一口吧。”她没有再敬全桌的人。刘部长敬了一遍，马虹敬了一遍，她再这么做，就有点乏味了。而且，以前除了刘部长，就是自己，敬全桌的人差不多是应该的事。现在，正部长和副部长都敬完了，她再这么做，就有自己没摆正位置画蛇添足的意思了。

张群芳喝了一大口。坐下以后看着马虹说：“马虹你今天得多喝点。”

刘部长立即接话说：“大家有的还不知道吧，马虹上星期荣升为我们宣传部副部长了。”

谭清清说：“彻底上贼船了。”

晨报新闻部主任郭成海举起杯说：“我提一杯，欢迎马小姐上咱们的贼船。”

大家都纷纷举起杯来。

“谢谢，谢谢。”马虹说。

大家都一饮而尽，包括张群芳和谭清清。她们知道也许刘部长干不到退休年龄，就会被马虹取代。实际上，现在，马虹的权力就已经超过了刘部长。这顿丰盛的晚餐无疑是马虹的功劳，即使是公家的钱，一般人也是不敢这么花的。她们以前和邢嘉懿走得太近了，为了不至于让马部长心存芥蒂，她们宁可喝多了也得向她表示友好。尤其张群芳，更在意和各单位宣传部长的关系。可以说，《民用航空报》的真正衣食父母是各单位宣传部长，而非读者，这是行业报纸，全靠各民航单位订阅养活，而各单位订报纸的权力都掌握在宣传部长手里。当然，报社由谁养活她作为一个普通记者、编辑可以不用操心。但她到哪个省局、机场、航空公司去都是和宣传部长打交道，由宣传部长直接安排，虽说哪个单位都不会不招待报社的编辑、记者，但招待和招待还有大区别。尤其马虹还与徐局长关系非同一般，本人还是正规的研究生毕业，是个前途无量的人。

三杯酒下肚，郭成海开始恢复英雄本色，一本正经地对皮肤雪白的省报记者魏小菲说：“小菲，我给你讲个故事，给你讲笑了，你就陪我喝一杯酒。”魏小菲白了他一眼说：“我要不笑呢，你自己喝两杯。”郭成海说：“行，你要不笑我喝三杯。”魏小菲立刻兴奋起来：“大家听见了吧，我要是不笑他就喝三杯。”郭成海说：“我开始讲了，小菲你咬住牙啊。”魏小菲说：“你

别说废话了。”郭成海又问刘部长：“宝君，我还不太了解，马部长结婚了吧？”刘部长知道他肯定要讲黄段子，说：“结了，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讲。”郭成海说：“那我可讲了，这个故事据说是一个打扫厕所的下岗女工讲的，咱们省不正在公开招聘副厅级女干部吗，有三个落选的人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牢骚，第一个说：不行啊，咱上边没人啊；第二个说：我上边倒是有人，但他不硬啊；第三个说：我上边那人倒是硬，但他不使劲儿啊！”郭成海的话音刚落，全桌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尤其谭清清和魏小菲，笑得一个趴在了桌子上，一个直捂肚子。

公开选拔女干部的高潮过去以后，市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林志勃对谭清清说：“清清，我给你讲个选秘书的故事，咱不用喝酒，你给我做一个动作就行。”每一次聚会，林志勃都会说他最喜欢看谭清清眯眼睛或者咬手指头的动作，说简直要迷死他了。谭清清爽快地说：“行，你讲吧。”郭成海说：“清清从来都对你够意思，都知道你是哪个勃。”林志勃在大家的笑声中开始讲选秘书的故事：“有一个城市新换了市长，这个市长是男的，他让办公室主任去给他选个女秘书。这个办公室主任找遍了全城，最后选了三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这个办公室主任想只是漂亮有学问也不行啊，当秘书最重要的是懂事能领会领导意图啊，于是他指指桌上的暖水瓶问第一个女孩子：我考你一个问题啊，你说说你和这个暖水瓶有什么区别？女孩想了想说：这个暖水瓶是先倒水，后盖盖，而我和它正好相反，是先盖盖，后倒水。办公室主任又对第二个女孩说：我也得考考你，他指指窗外的一辆自行车，你说说你和这辆自行车有什么区别？女孩想了想说：这辆自行车是先打气后上人，我是先上人后打气。办公室主任指指墙角的冰箱问第三个女孩：你说说你和这台冰箱有什么区别，女孩想了想说，冰箱是肉放进去的时候是软的，出来的时候是硬的，我是肉进去的时候是硬的，出来的时候是软的……”

刘部长和邢嘉懿是久经沙场的人，新闻界的人聚在一起，很少有一本正经说话的时候，所以这样的场面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但他们没有想到马虹面对如此黄的段子会丝毫面不改色。甚至在魏小菲把郭成海称为“郭春海”的时候，马虹笑着说了句：“真玄，差一个字。”郭成海惊异地说：“这个段子你也知道？”“郭春海”的段子是说一个女人思想开放，行为博